

论“一定”的否定和主观性

李双剑*·南良佑**

I. 引言

“一定”是现代汉语里比较高频使用的一个词，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频率级次是169。1)但“一定”也是在语法研究上有争议的一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一定”一词的义项有5个，其中4个属于形容词（属性词），1个是副词。本文研究的“一定”只涉及到副词的用法，形容词（属性词）的“一定”不予讨论，因为所谓的学界争议主要指的就是“一定”的副词用法。

彭利贞（2007）把“一定”的情态语义归纳为道义情态[保证]和认识情态[必然]。2)李成军（2005）分别把它们标记为“一定1”和“一定2”，所举例

* 主要作者：李双剑，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讲师

** 通讯作者：南良佑，庆南大学 中国学科 副教授

1)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频率级次（用数字表示）越小，说明使用频率越高，如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的”的频率级次为1。

子如下：

- a. 一定要努力工作。
- b. 这半天还不回来，一定是没搭到车。

a句中的“一定”是“一定1”，b句中的“一定”是“一定2”。本文沿用这种标记方式。

关于“一定”的研究，目前学界涉及的方面也不少，但主要还是在研究情态动词或副词时多所涉及，单篇聚焦“一定”的研究论文较少。本文在前人时贤对“一定”研究的基础上，相对全面地研究“一定”，探讨“一定”的词性归属、“浮动”（句法位置）、否定、情态语义等学界有较多关注或争议的相关问题，并从主观性理论角度来解释“一定”的浮动，期望可以相对完整地解决相关问题。本文所用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例句后面均已注明。

II. “一定”的词性

本节我们讨论“一定”的词类归属问题。很多学者把“一定”看作副词，如赵元任（[1968]1979）、朱德熙（1982）、张谊生（2000）、徐晶凝（2008）、史金生（2011）、张则顺、肖君（2015）等众多学者；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一定”看作情态动词，如郭锐（2002）、彭利贞（2007）、尹洪波（2008）、李明（2016）等。确实，“一定”既与情态动词有关联，又与副词有关联，但我们更倾向于“一定”是情态动词。由于徐晶凝（2022）所涉及的比较项相对全面，基本涵盖了前人的对“一定”看作副词的主要方

2) 关于“情态” (modality) 的研究源远流长，众多世界著名学者（不仅限于语言学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或讨论，详见彭利贞（2007）第一章的回顾。我们采用彭利贞（2007）对情态的定义：所谓情态，就是说话人对句子表达的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现实性状态所表现的主观态度。

面，所以下面本文主要针对徐晶凝（2022）的观点展开讨论。

徐晶凝（2022）对比了与情态表达有关的四类词（副词、助动词、准助动词和心理活动动词），涉及到十一项句法特征，副词需要满足其中两项（“可以单说”“~+谓词性中心语”）。表格如下：

<表1> 与情态表达有关的四类词（徐晶凝，2022）

词类		副词	助动词	准助动词	心理活动动词
句 法 特 征	可以单说	?	+	?	+
	~+谓词性中心语	+	(+)	—	—
	~+谓词性宾语	—	+	+	+
	是……的	—	(+)	(—)	—
	放在“~不~verb”的格式里	—	+	+	+
	放在“~不~不verb”的格式里	—	+	—	+
	不~	—	+	+	+
	所~	—	—	—	+
	没~	—	—	—	+
	重叠	—	—	—	—
带后缀“了、着、过”	—	—	—	—	

但“一定”除满足副词这两项句法特征外，还符合剩下的九项句法特征的五项（“~+谓词性宾语”“是……的”“放在‘不~不verb’的格式里”“不~”“没~”）。很显然，即使说“一定”有副词的特点，我们也很难认为“一定”就是副词。

徐晶凝（2022）在“情态助动词的句法分布一览表”中列出了情态动词的分布情况，有九项之多。表格如下：

<表2> 情态动词的句法分布一览表 (徐晶凝, 2022)

	只能带谓词性宾语	不能重叠	不能带后缀“了、着、过”	可以放在“x不x”的格式里	可以放在“不x不verb”的格式里	否定式	可以单说	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	进入“是x的”格式
可能	+	+	+	+	+	不~	+	+	+
可以	+	+	+	+	+	不~	+		+
应该	+	+	+	+	+	不~	+	+	+
应当	+	+	+	+	+	不~	+		+
能	+	+	+	+	+	不~ 没~	(+)	(+)	
能够	+	+	+	+	(-)	不~			
会	(+)	+	+	+	+	不~	(+)	(+)	
该(应)	+	+	+	+	+	不~			
得	+	+	+	+	+	不用	(-)		
想	+	+	+	+	+	不~	+	+	
要	+	+	+	+		不~/ 不想	(-)		
肯	+	+	+	+		不~	+		
愿意	+	+	+	+		不~	+	+	+
情愿	+	+	+	+		不~			+
乐意	+	+	+	+		不~	+	+	+
敢	+	+	+	+	+	不~ 没~	+		+
许	+	+	+	+	(+)	不~			
准	+	+	+	+	(+)	不~			

在其所认定的十八个情态动词中，只有两个（“可能、应该”）满足九种分布，有八个（“可以、应当、能、会、想、愿意、乐意、敢”）满足八种

分布,有一个(“得”)满足七种分布。如果用九种分布来衡量“一定”,“一定”一定满足七种分布,只有“可以放在‘x不x’的格式里”这一项不满足。

至于“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这一项,尽管徐晶凝认为“一定”不能满足,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些例句,主要是在微博中使用的。例如:

(1) 这么好看的蓝色很一定适合你。

(https://weibo.com/6158924049/M5ZS5hABx?refer_flag=1001030103_)

(2) 这个六一很一定会很开心。

(https://weibo.com/6112708182/LvC5zD9jW?refer_flag=1001030103_)

(3) 我很确定,很肯定,很一定。

(https://weibo.com/1820960227/LbNH7d119?refer_flag=1001030103_)

(4) 郁可唯一直都是位实力唱将啊,这次的新歌很一定好听,可以单曲循环不会腻的那种。

(https://weibo.com/7415838876/LmtetbsVY?refer_flag=1001030103_)

以上例句中“一定”前如果没有“很”,句子照样成立;“一定”前加上了“很”,我们可以理解为强化表达了相关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说这些有“很一定”的句子成立似乎也有合理的理由。

本文认为,由于“一定”可以至少满足七种分布,甚至八种(包括“很一定”可以成立),即便不能说“一定”是典型的情态动词,但认定它为情态动词的地位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徐晶凝还认为“一定”可以与所有的情态动词连用,但其他情态动词不可以。事实上,“可能”也可以与其他所有情态动词连用。下面都是“可能”与其他比较典型的情态动词连用的例句:

(5) 此后,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可能传染疯牛病病毒饲料的管理,特别是自2000年11月以后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了保证饲料安全的措施,因此,新出生的牛畜感染疯牛病的可能应该是很小的,如果再继续执行全部屠宰的政策,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2002年1月份新闻报道)

(6) 大部分的评论文章都好极了。当然也有糟糕的。那是在意料之中的。评论中有些句子下面给画上了杠杠，那可能可以用于广告之中的。（当代报刊读书\vol-091）

(7) 不过,如果最新决议能够得以执行的话,它可能给华盛顿关于本月底伊拉克主权移交的许诺添一点信用,在伊拉克建立稳定的主权政府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2004年6月份新闻报道）

(8) 还有,当经济环境中不只是两人时,如何解决群体行动中固有的搭便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可能会失灵,需要设计出某种激励机制,搭便车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当代\CWAC\CEJ0144）

(9) 他从医院回家休养那一段时间,曾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当时国统区的各种报纸,记下目录,并复印了几十篇。他可能想争取时间把自己战争年代的作品结集成册。可惜还没来得及整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当代报刊人民日报\1996年人民日报\6月份）

(10) 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集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刚好够,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可能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当代\CWAC\CFB0150）

以上例句分别是“可能”与情态动词“应该、可以、能、会、想、愿意”连用的情况。所以,说“一定”可以与所有的情态动词连用,就排除其情态动词的资格其实是不合适的,也就是,把“一定”归为情态动词更为合理。

III. “一定”的“浮动”（句法位置）

张谊生（1996、2000）、史金生（2011）等学者都认为情态副词（评注性副词）的句法位置比较活跃，可以位于句中、句首或句末。徐晶凝（2008）把“一定”归为VP副词（即不能用于句首，只能用于句中位置）。实际上，“一定”既可以位于句中，也可以位于句首或句尾。如果我们把一个句子抽象为“S”（表示主语）+“VP”（表示谓语），那么“一定”所出现的位置就是以下三种情况：（1）“S+一定+VP”，（2）“一定+S+ VP”，（3）

“S +VP+一定”。这就表现出来了“一定”的活跃性，或者是具有较强的浮动性。

“一定”多数情况下都是位于句中的，即“S+一定+VP”。例如：

(11)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王朔《动物凶猛》）

(12) 她，我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代我好好照顾她，千方百计——让她幸福。你行，你有这能力，哎，老钱，我这可是跟你说正经的。（王朔《无人喝彩》）

(13) 他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事，过去从不失约。（王朔《给我顶住》）

(14) 他把一根树枝上的桃叶揪得净光，树枝一定很疼，吱吱呀呀地小声叫。（王朔《看上去很美》）

“一定”也可以用于句首，即“一定+S+ VP”。我们所谓的句首，指的是位于主语之前，不包括省略主语的情况。例句如下：

(15) 陈老先生晓得事情是很难办了。可是他想不出廉伯能作出什么不规矩的事。一定这是局长的阴谋，他再也压不住气。（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

(16) 我可不能拿，一定我得白吃。（《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17) 我没见过曹元朗，最初以为苏且赏识他，一定他比我强；我给人家比下去了，心上很难过。（钱钟书《围城》）

(18) 湘怡在看到山地人的时候，就已经走过来了，望着那指手划脚的山地人，她喃喃的、猜测的说：“一定他们打到什么大野兽了！”（琼瑶《船》）

这种情况更多地是出现在微博、网络文学等网络平台上，例如：

(19) 阿三得意道：“一定我卖得最快，我有两三次的经验。”（李凉《奇神扬小邪续集》）

(20) 我在心里许过，我不贪荣，但一定我变强大，然后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工，有一个算一个体谅他人，宽慰自己！（微博）

(21) 我不懂，都是一个班的人，以后还要相处四年，至于一定你们讨厌谁，不喜欢谁，别人就一定也要讨厌和不喜欢……哼，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微博）

(22) 一定这家店超级好吃,你回来,我们去!!!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的饺子吗?(微博)

“一定”还可以用于句尾,即“S +VP+一定”。例句如下: 3)

(23) 他什么都看见了, 一定!(老舍《四世同堂》)

(24) 英来也值得这么乐,上星期六她还来过呢。还有别的典故, 一定。(老舍《爱的小鬼》)

(25)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在墙头上呢, 一定。(老舍《狗之晨》)

(26) 拜托,不要为难我,让我走,明天我会去找大夫, 一定。(陈美琳《小勾问情》)

“一定”用于句尾,说话时“一定”之前一般会有停顿,书面上“一定”之前一般会有逗号,以反映这种口语中的停顿情况。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看到“一定”相当活跃,具有很强的浮动性,也就是可以出现在多个句法位置,即句首、句中和句尾都可以出现,只是多数情况下位于句中。

为什么“一定”具有这么活跃的浮动情况?下文第4节我们将会从主观性理论上具体分析、解释“一定”的这一问题。

IV. “一定”的否定

1. “没(有)”对“一定”的否定

丁声树等(1961)认为“一定”的否定是“不一定”,实际上,“没有一定”“没一定”也有一些用例,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例句如下:

3) 审稿专家认为例句(23)-(26)中的“一定”是否可以认为是插入语。我们认为“一定”的词义比较“实”,而典型插入语的意义相对较“虚”,存在较大差别。感谢审稿专家的敏锐观察。

(27) 招待员总算懂眼, 知道我确是卖了力气写的, 所以大家没一定叫我赔纸; 到如今我还以为这一次我的成绩顶好, 从量上质上说都下得去。(老舍《写字》)

(28) 不过呢, 如果统计得慢, 4月5月也没一定哦! 你呀, 就老实在厕所边上坐着吧! (六六《蜗居》)

(29) “嘿, 明天你干吗?” “还没一定呢。” (海岩《永不瞑目》)

(30) 不过也没有一定。如果姑妈不肯走, 我们暂时也不好抛下她走。(巴金《家》)

在我们的统计中, 似乎南方作家, 包括台湾作家使用更多一些, 翻译作品中也有如此的用法。但在微博、网络文学等网络平台上“没(有)一定”却有不少的使用。例如:

(31) 郝步芳沉声道: “我晓得, 我并没有一定想留难他, 只要他明白地表示一下。” (司马紫烟《仙剑》)

(32) 信不信随你, 我并没有一定要你去查, 反正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柳残阳《魔箫》)

(33) “我可没一定要你答应。” “笑话! 既然已经答应, 岂有临阵退缩之理?” 冰珀扯了扯嘴角, 好胜之心完全被挑起。(望舒《情撩冰心》)

(34) 今晚蒋宝可能会去庆祝生日, 可能就不去自闭城了, 毕竟洋洋那边也只是考虑考虑, 没一定会播, 大家理智看待哦 (微博)

以上例句反应出“没(有)一定”似乎有使用逐渐增多的情况。如何解释呢?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 这是汉语否定词“没(有)”否定扩展或者否定扩大的结果, 也可以说是“没”和“不”否定的“中和”(interchangeability)。⁴⁾学界普遍认为, 汉语的否定词“不”和“没(有)”在句法、语义上存在一系列差异。但是, 在某些句子中用“不”或用“没(有)”时句子的表义基本相

4) 研究汉语普通话“不”和“没”否定中和的较早文献有王灿龙 (2011)、侯瑞芬 (2016) 等, 可参看。

同，我们就称之为“中和”。例如：

(35)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与众不同，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不要自我感觉太好。（王朔《橡皮人》）

(36)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用大铁壶为县府干部烧水喝，完全供得上，我还能得空儿干些零杂活，比如打扫卫生、分分报纸什么的，不觉得累。（《北京日报》1998-05-11）

例句（35）中的“没”换成“不”，例句（36）中的“不”换成“没”，相互替换后基本语义都不变。

涉及汉语否定词“没”否定功能扩大的最新研究是郭光（2022）。我们认同此文的基本观点：汉语否定词（“没”和“不”）功能中和现象是由于存在否定词（“没”）功能扩大后与基础否定词（“不”）部分功能的重合所导致，“没”功能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其比“不”的句法位置高、主观性强，是更强的否定。

2. “不一定₁”与“不一定₂”的不对称

潘海峰（2017）在CCL语料库中搜索到6980条“不一定”的例句，发现除极个别是“一定₁”外，其他都是“一定₂”，也就是在无标记、无语境的情况下，否定形式“不一定”倾向于否定认识情态。这与我们对CCL语料库中王朔作品部分的调查一致。状语位置上有“不一定”的句子共44个，其中42个句子中的“一定”都作认识情态解读，只有2个句子中的“一定”作道义情态解读。

问题是，为什么“不一定”中的“一定”倾向于表示认识情态？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2.1 歧义问题方面

我们发现，“不一定”处在句子状语位置时，“一定”表达的是道义情态还是认识情态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模糊，会带来歧义解读。例如：

(37) 方枪枪时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一张洁白的瓜子脸——葵花子；弯弯的黑眼睛，不一定很大，但务必双眼皮；鼻梁很直，薄若餐刀刃，可用来切豆腐；鼻头是尖是圆，他犹豫很久，最后选择不尖也不圆，翘起来。（王朔《看上去很美》）

在此语境中“不一定很大”里的“一定”表达的是道义情态。但是在没有语境情况下，“不一定很大”里的“一定”表示道义情态还是认识情态，就很难判断了，也就是会有歧义解读。再例如：

(38) 中国人想象力很丰富，不一定要看到凤凰确切的模样，它可能是鸟与兽的综合体，很真，很善，很美。（当代\口语\对话\传媒大亨与佛教宗师的对话：包容的智慧）

(39) 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的输的。（当代\口语\对话\杨澜对话热点人物：杨澜访谈录II）

我们认为，这两句话中的“一定”结合上下文来看，既可以理解为“一定1”，也可以理解为“一定2”，无论哪种理解，都完全可以通顺。

2.2 同类词“抑制”或替换

按照董秀芳（2012），“不必”表示事理或情理上不需要，并且没有委婉用法。本文认为在语义上“不一定1”与“不必”几乎等义。这就为“不必”替换“不一定1”有了语义基础。

潘海峰（2017）把“一定”的情态语义功能分为五种，并且举例作了说明。我们把可以归并为“一定1”的例句重新列出：

(40) 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

性的话语。(李银河《女性主义》)

(41) 他一定要建新村。(李佩甫《羊的门》)

(42) 她激动地说：“同志们指出的缺点，我一定改正；提出的希望，我一定努力去做。(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43) 不过这一次，兄弟一定尽力催办，释放政治犯这件大事，兄弟一定促其实现。(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44)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一定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

(王朔《看上去很美》)

(45) 你一定要把我的战士们找回来！(杜鹏程《保卫延安》)

(46) 一定要把他斗得服帖。(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如果对各句中的“一定”进行否定，从句法上看，用“不必”进行替换都是可以成立的；语义上(包括语义程度)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40) ‘我不必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

(41) ‘他不必要建新村。

(42) ‘她激动地说：“同志们指出的缺点，我不必改正；提出的希望，我不必努力去做。

(43) ‘不过这一次，兄弟不必尽力催办，释放政治犯这件大事，兄弟不必促其实现。

(44)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不必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

(45) ‘你不必要把我的战士们找回来！

(46) ‘不必要把他斗得服帖。

所以，我们认为“不必”可以代替“不一定1”的使用，是造成“不一定1”的使用频率不高的一个因素。

并且，从“一定1”“不必”二者形成的时间来看，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曹丽双（2021）认为“不必”初步成词时间是在宋代，元明清时期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副词。并且语义进一步发生了主观化，所在句子从表示“不需要、用不着”的客观叙述转变为表达说话者的主观看法。而按照李明（2016），“一定”是在现代汉语才成为情态动词。也就是说，“一定”的形成时间是很晚的。

结合曹丽双（2021）与李明（2016）两位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不必”在情态动词“一定”形成前或形成后，都具有现代汉语的“不一定1”的功能；即使在“一定”具有“一定1”和“一定2”用法后，对“一定1”的否定，依然可以用“不必”来承担。加上“不一定”的歧义解读，“不必”就“抑制”了“不一定1”的使用，造成现代汉语中“不一定1”的使用频率非常低。请注意，“不一定1”不是一定不能说，只是使用频率很低，二者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2.3 语料统计方面

另外，我们使用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和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分别对“不一定”和“不必”进行了简单检索。⁵⁾具体统计数据如下：

<表3> BCC语料库和CCL语料库统计

语料库	BCC	CCL
“不一定”数量（条）	28986	6980
“不必”数量（条）	73822	16203
比例（“不一定”：“不必”）	0.39:1	0.43:1

<表3>的统计，尽管没有考虑“不一定”和“不必”的分布情况或句法位置，或者说不考虑作什么句法成分，仅仅统计了“不一定”和“不必”的绝对

5) 由于“不一定”中的“一定”几乎都是“一定2”，详见潘海峰（2017）。此处的统计不再区分“一定1”和“一定2”，“一定1”数量一定极少。

数量，但还是可以证明我们的看法。从数据可以看出，BCC语料库中“不一定”：“不必”=0.39:1，CCL语料库中“不一定”：“不必”=0.43:1，相对来说“不必”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倒是“不一定”的相对使用频率没那么高。也许可以这样推测：现代汉语中的“不必”相当活跃，那么也就很有可能抑制了“不一定”的使用频率，对“一定”的否定，更多是用了“不必”，而不是“不一定”。语料统计方面的结果与上一下节对于“不必”的历时考察结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说明的都是“不必”主要承担了对“一定”的否定功能。

此外，我们注意到，汉语中情态动词“得”的否定表达是“不用”，“要”的否定形式是“不想”，这就与“一定”的否定表达是“不必”相类似了。也就是说，情态动词“X”的否定形式未必是“不X”，可能是“Y”。

V. 从主观性视角解释“一定”的浮动

在具体解释“一定”的浮动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定”的情态语义，因为这与本节有着密切关系。3.2小节涉及到了“一定”情态语义问题，但对于“一定”的情态语义学界是有分歧的。

1. “一定”的情态语义

关于“一定”的情态语义，综合学界目前的研究，本文发现学者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在不考虑“一定”的词性（情态动词或副词）归属情况下，我们列表如下：

<表4> “一定”的情态语义

序号	代表观点	“一定”的情态语义
1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①表示对某种情况的确切的估计或推

	(1982)	断; ②表示决心或意志。
2	吕叔湘(1999)	①表示意志的坚决; ②必然,确实无疑。
3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	①表示坚决或确定; ②必定。
4	李成军(2005)	①情态助动词(“一定 ₁ ”); ②评注性副词(“一定 ₂ ”)。
5	彭利贞(2007)	①道义情态[义务]; ②认识情态[必然]。
6	张则顺、肖君(2015)	①意志的坚决(“一定 ₁ ”); ②必然的推断(“一定 ₂ ”); ③情理的必要(“一定 ₃ ”)。
7	潘海峰(2017)	①意愿; ②必要; ③承诺; ④认识; ⑤指令(命令/期望)。
8	王莹莹、邢丽亚(2019)	①认识情态(“一定 ₁ ”); ②确认命题真值(“一定 ₂ ”); ③强化情态意义(“一定 ₃ ”)

我们看到,《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李成军(2005)、彭利贞(2007)等五家的看法基本一样,没有大的区别。王莹莹、邢丽亚(2019)分出的三类似乎标准不一致。张则顺、肖君(2015)是三分,而潘海峰(2017)则是五分;其实,他们都是在二分的基础上分得更细了一些,或者说,无论是三分还是五分,都可以合并到二分当中去。比如按照三分,“一定₃”可以归并到“一定₁”;五分中表示“意愿”“必要”“承诺”“指令(命令/期望)”的“一定”归并为“一定₁”。所以,不能简单地否认任何一家对“一定”的情态语义的看法,各家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别。所以,上文的讨论部分还是按

照二分进行的。

2. 关于主观性理论

语言的主观性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主观性”这一术语自Bréal(1900/1964)提出之后，目前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们采用Lyons和Traugott对主观性的理解。“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Lyons, 1977; Traugott, 1982; 沈家煊, 2001、2009、2015)

表现主观性的手段多种多样，所以沈家煊(2009)认为：“语言中的韵律变化、语气词、词缀、代词、副词、时体标记、情态动词、词序、重复等手段都可以用来表达主观性，涉及语音、构词、语法、篇章结构等各个方面。”其中语序(词序)作为主观性的表现方式，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关注，研究成果也不少。例如Bybee(1985)、Adamson(2000)、Traugott & Dasher(2002)、Brinton(2007)、Traugott(2007)、Bresnan(2008)、Traugott(2012)，等等。

汉语中涉及语序的主观性的讨论相对较少，李红叶和陈振宇(2015)、李双剑、陈振宇和范轶赟(2017)、李双剑和陈振宇(2018)等的涉及否定词浮动的研究都与主观性的句法位置密切相关。

下一小节将从主观性的角度来解释“一定”的浮动，以此来看汉语的语序对主观性的影响。

3. “一定”的浮动体现出的主观性

无论是把“一定”看作评注性副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还是看作情态动词，很多学者都承认“一定”具有主观性。(张谊生, 1996、2000; 史金

生2011；徐晶凝2022；等等）实际上，我们似乎也应该关注由“一定”的浮动所造成的主观性差别问题。

前面我们指出，“一定”是可以位于句首的，并且位于句首的“一定”一般是“一定2”，请看第1节例句（15）-（22）。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一个句子（S+VP）中，“一定”可以位于主语S与谓语VP之间（也可以称作谓语VP前），也可以位于主语S前。本文认为，当“一定”由VP前浮动到S前时，句子的主观性会增强，两个句子的主观性并不一样。例如：

（47）回到书馆中，我伏在书案边大哭，同学知道了，就去告诉书馆的女主人，于是他们拉了我去盘问我，我说，听口气，一定我的弟弟死了。（现代文学散文2）

（48）你说你还爱他，我决不信。一定你不爱我，所以将这话来推托吧！（苏雪林《小小银翅蝴蝶故事》）

这两个例句中的“一定”位于主语S前，当然也可以处在VP前。我们改写为：

（47）'回到书馆中，我伏在书案边大哭，同学知道了，就去告诉书馆的女主人，于是他们拉了我去盘问我，我说，听口气，我的弟弟一定死了。

（48）'你说你还爱他，我决不信。你一定不爱我，所以将这话来推托吧！

我们分别对比例句（47）和（47）'、例句（48）和（48）'，会发现有不少差别。在例句（47）（48）中，“一定”的辖域是后面整个句子，但例句（47）'（48）'中，“一定”的辖域只是谓语部分。我们知道，一个句子是由命题与情态两个层面构成的，并且情态的变化要借助一定的句法手段。当例句（47）'（48）'中VP前的“一定”浮动到S前，也就是成为例句（47）（48）后，句子的认识情态意义或者说主观性得到了增强。这也分别与例句（47）（48）的整个语境相适应。例句（47）中，说话人“我”从一些信息已经推测出“弟弟”死了，为了强化这个确信无疑的事情，就把“一定”放到整个句子前，这是一种强化主观性或者强化认识情态的结果。例句（48）也是如此，说话人此时强烈认为“你”根本不爱他，为

了强化这种情感的表达，说成了“一定你不爱我”，语气上比“你一定不爱我”强烈。

“一定”的否定形式“不一定”也可以这样浮动。例句如下：

(49) 前些天，人大常委会曾提议，要给毛主席授大元帅的军衔——苏联不是给斯大林授了大元帅的军衔吗！可毛主席却说：“苏联有的，不一定我们也要有。十个元帅就足够了。”（当代报刊作家文摘\1993\1993B）

(50) 其实从1994、1995年开始，一路走来，其实有好的电影，有不好的，有些我投了钱，根本大家也没看到，因为我都丢掉了，总是有这些机会给他们，他们很愿意去尝试，但是不一定他们去尝试就成功。（当代口语对话\杨澜对话热点人物：杨澜访谈录II）

“不一定”位于S前，与位于VP前相比，会使得整个命题的不确定性增加，甚至包含了否定的意义，这也是强化主观性的一种情况。例句（49）中后面有“十个元帅就足够了”，可见毛主席说的“不一定我们也要有”真实的意思是否定了“我们也要有”。例句（50）中，结合前面的句子看，说话人刘德华表达的重点，是对“他们去尝试就成功”的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失败，所以就把“不一定”直接放到了句首来表达这种意思，起到了增强认识情态意义的效果。下面两个例句也如此：

(51) 但是呢，管仲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我肆意妄为，我反而会引起众怒，你今天强大，不一定你明天能强大。如果我打着周天子的旗号，然后我做所有的事情，不是更好吗？（当代口语对话\梁冬对话王东岳文字版）

(52) 上项目，必须有详细的调查和充分的论证，对它的原料来源、市场销路、经济效益、资金、技术、人才条件都要予以充分的考虑。别人能干的，不一定你能干；别人赚钱的，不一定你也赚；现在赚钱的，不一定将来赚。（当代报刊人民日报\1993年人民日报\6月份）

VI. 结语

本文在前人时贤对“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一定”的词性归属，浮动情况和否定问题，并从主观性理论解释了“一定”的浮动所造成的句子的主观性的变化。我们认为“一定”是一个情态动词，尽管可能不那么典型。“一定”的句法位置相当灵活，可以位于句中、句首和句尾，也可以受“没(有)”的否定。否定形式“不一定”中的“一定”倾向于作认识情态解读，也就是“不一定1”与“不一定2”具有不对称性。我们的解释是，句子状语位置有“不一定”时，“一定”表达的是道义情态还是认识情态可能会比较模糊，会带来歧义解读；对“一定1”的否定，可以用“不必”来承担，“不必”就“抑制”了“不一定1”的使用，造成现代汉语中“不一定1”的使用频率非常低；语料定量统计证明了“不必”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更高的一个词，对“一定1”的否定更多是用了“不必”，而不是“不一定1”。“一定”位于S前和位于VP前，或者说“一定”的浮动会导致句子的主观性的差异，“一定”从VP前浮动到S前，句子的认识情态得到强化，主观性增强。那么，对于“一定”等有不同的情态语义的词，我们认为应该加以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许可以揭示出更多的语言事实。

【주제어】 ‘一定’, 유동, 부정, 양태의미, 주관성

[参考文献]

- Adamson, S. (2000). A lovely little example: Word order options and category shift in the premodifying string. In Fischer, Olga, Rosenbach, Anette & Stein, Dieter (eds.), *Pathways of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9 - 66.
- Bréal, M. (1900).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 Trans. by Mrs. Henry Cust (1964).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publication.,
- Breban, T. (2008).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English adjectives expressing difference into plurality/distributivity markers and quantifiers. *Folia Linguistica* 42(3): 259-306.
- Brinton, L. J.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I Mea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In S. M. Fitzmaurice, & I. Taavitsainen (eds.), *Methods in Historical Pragma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7-80.
- Bybee, J.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raugott, E.C. (1982). 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 Some semantic-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nfred P.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45 - 271.
- Traugott, E.C. (2007).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onal mismatch and type-sh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8(4): 523-557.
- Traugott, E.C. (2012).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clause periphery. In Brems, L., Ghesquière, L. and Van de Velde, F. (eds.),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7 - 28.
- Traugott, E.C. & Dasher, R.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 (1982).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曹丽双 (2021). 语气副词“不必”与“未必”. 『贺州学院学报』, 4, 70-74.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董秀芳 (2012). “未X”式副词的委婉用法及其由来. 『语言科学』, 5, 477-488.

- 郭光 (2022). 从“否定—存在循环”视角看“不”和“没”的中和. 『中国语文』, 3, 324-338.
- 郭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侯瑞芬 (2016). 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 『中国语文』, 3, 303-314.
- 李成军 (2005). 副词“一定”说略. 『理论月刊』, 5, 126-127.
- 李红叶, 陈振宇 (2015). 副词“没”的非常规搭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 81-92.
- 李明 (2016).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双剑, 陈振宇 (2018). 否定词在“对”字句否定式中浮动的制约因素.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91-103.
- 李双剑, 陈振宇, 范轶赟 (2017). 汉语否定提升研究. 『语言科学』, 3, 250-264.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潘海峰 (2017). 副词“一定”与“必定”的情态对比及相关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06-116.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268-275.
- 沈家煊 (2009). 汉语的主观性和汉语语法教学. 『汉语学习』, 1, 3-12.
- 沈家煊 (2015). 汉语词类的主观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130-152.
- 史金生 (2011). 『现代汉语副词连用顺序和同现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尹洪波 (2008). 『否定词与副词共现的句法语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王灿龙 (2011). 试论“不”与“没(有)”语法表现的相对同一性. 『中国语文』, 4, 301-312.
- 王莹莹, 邢丽亚 (2019). 『论副词“一定”的三种用法——兼谈其对强必然性情态的强化机制』, 『外国语』, 3, 72-82.
-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北京: 昆仑出版社.
- 徐晶凝 (2022).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修订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谊生 (1996). 副词的连用类别和共现顺序.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86-95.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张则顺, 肖君 (2015). 副词“一定”的情态意义和相关功能研究. 『汉语学习』, 1, 85-92.
- 赵元任 ([1968]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국문초록]

본고는 ‘一定’의 품사문제, 위치이동, 부정에 대해 논의하였다. 그리고 주관성 이론을 바탕으로 ‘一定’의 위치변화에 따른 주관성 변화에 대해 분석하였다. ‘一定’의 품사문제에 대해서 다양한 의견이 있지만, 본고는 ‘一定’이 일종의 양태동사라고 본다. 또 ‘一定’의 통사적 위치는 상당히 자유로운 편인데 문두, 문미 그리고 문장의 중간부분 모두 위치할 수 있다. ‘一定’은 도의양태와 인식양태의 용법이 있는데, ‘一定’의 부정형식인 ‘不一定’에서의 ‘一定’은 주로 인식양태로 이해된다. 다시 말해서 ‘不一定1(도의양태)’과 ‘不一定2(인식양태)’는 비대칭성을 가진다. ‘不一定’이 부사어로 사용될 때, ‘不一定’이 도의양태인지 아니면 인식양태인지는 구분하기 어려우며, 중의성을 가지게 된다. ‘一定1’의 부정에 대해서는 ‘不必’를 사용할 수 있는데, ‘不必’가 ‘不一定1’의 사용을 억제한다. 따라서 현대중국어에서 ‘不一定1’의 사용빈도가 매우 낮은 것이다. 이러한 점은 말뭉치 통계를 통해서도 확인할 수 있는데, ‘一定1’의 부정으로 많이 사용되는 것은 ‘不必’이지 ‘不一定1’이 아니다. 그리고 ‘一定’이 주어와 술어 사이에 위치하지 않고 주어 앞에 위치하는 경우가 있는데, 이때 문장의 인식양태는 강화되고 주관성은 커지게 된다.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Nega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Modern Chinese ‘yiding’

Li, ShuangJi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am, RyangWoo (Kyungnam University)

Modern Chinese ‘yiding’ (一定) is one of the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ies. Syntactically, the position of ‘yiding’ (一定) is very flexible, so it can be located in the beginning, middle, or end of the sentence, and can also be modified by the infinitive ‘mei (you)’ (没有). In modality semantics, ‘yiding’ (一定) can be divided into ‘yiding1’ (一定1) and ‘yiding2’ (一定2). ‘yiding1’ (一定1) represents the deontic modality, and ‘yiding2’ (一定2) represents the epistemic modality. As a result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he negative form ‘yiding’ (一定) ‘buyiding’ (不一定), ‘yiding’ (一定) tends to be interpreted as an epistemic modality. This can be explained in two ways as follows. First, the negation of ‘yiding’ (一定1) could be replaced by ‘bubi’ (不必), and because ‘bubi’ (不必) was formed earlier than ‘yiding’ (一定), ‘bubi’ (不必) has suppressed the use of ‘buyiding’ (不一定). Thi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ly lower frequency of use of ‘buyiding1’ (不一定1) in modern Chinese. Second,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yiding’ (一定) is an epistemic modality or a deontic modality, resulting in ambiguity. The floating of ‘yiding’ (一定) causes the difference in strength of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sentence. In other words, the floating of ‘yiding’ (一定) has occurred moving from front of VP to front of S, and the epistemic modali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subjectivity. Therefore,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judge the part of speech of ‘yiding’ (一定) as a modal verb rather than an adverb.

[Keywords] ‘yiding’ (一定), floating, negation, modal semantics, subjectivity

논문투고일: 2023년 7월 6일 / 논문심사일: 2023년 8월 9일 / 게재확정일: 2023년 8월 27일

[저자연락처] kunhaolee@126.com, rightwing7@kyungnam.ac.kr